



## 羅江羅先生集畧序

羅江羅先生宋名賢也始祖大司馬公自江右遷慈谿披  
 草萊而創業訓農桑敦詩禮十年成聚生爲名宦沒爲明  
 神一方咸敬仰之遂名其環居之江曰羅江渡曰羅家渡  
 市曰羅江市浦曰東羅浦西羅浦焉誌不忘也九傳至先  
 生以春秋登進士第經學蘊藉志行艱貞不靡靡於俗不  
 逐逐於時淹滯下寮三十餘年先生處之晏如也且也爲  
 學諭則學諭職脩爲監門則監門事理爲縣令則縣令績

聞爲博士則博士聲駿隨其所至異政覃敷累受朝廷誥  
勅先生經濟弘畧表表著明豈下寮所得沮抑哉自是以  
來使江東轉福建歷示鄉任愈大而功愈茂怵怵正論震  
動薦紳郎權要如彌遠師彛諸人弗屈也時論以疾風勁  
草中流砥柱贊之信矣今其遺文如論罷皇族私請疏答  
樓樞密史丞相書諷太學諸生詩凜然猶有生氣非其正  
大光明之德超平粵南人物之表能如是乎

皇明啟運首以鄉賢祠先生於學宮而石臺之里有二賢

祠則以先生之志與張無擇之孝郡邑無雙而禮當合享者也夫先生剛風義烈雖不大伸於時而垂得顯揚於後綿綿千載血食無窮不惟順惠侯有孫群子姓有祖卽慈谿文獻甲天下而品題元哲者亦謂先生第一流矣余昔以狂直見逮待罪遼陽間閱遺編見先生言行於甬東郡誌而未得其詳也比歸自遼獲睹先生之全集三復莊誦恍然如有契焉擊節嘆曰賢哉先生可以師表百世矣裔孫天德爰謀鋟梓以廣其集永孝思也余偉其請故摺原

羅氏易言  
本始而僭爲之序云

隆慶辛未春三月吉旦

賜進士大理寺丞前浙江道御史斗南黃正色書

九世祖宗鄉公集畧引

宗鄉公德裔祖也以德行聞於宋爲時名鄉

皇祖開基表正風俗祠鄉賢於學宮宗鄉公與首舉焉石  
臺之鄉有二賢祠則又以宗鄉公之忠與張無擇之孝兩  
相等埒而合祀者具載郡誌德自髫年聆之稔矣今彙修  
家乘獲見宗鄉公年譜宗約復史彌遠書罷皇族私請疏  
及臨終遺誠何六圭狀姜燦贊廼知宗鄉公節介與冰雪  
爭嚴志行與山嶽爭礪邈其人至今猶有生氣其尤不可

及者公與三史三趙登進士第俱以奸諛躡躡顯位而公  
獨守艱貞抑處下寮幾三十年恬然無希覬之念武夷一  
詠醉夢一歌飄飄塵世豈南渡人物能彷彿耶公剛方正  
直槩可想矣第其廷議六七事乙丑輪對論朝士諱言疏  
及春秋法論繁露顛辯等書不及盡見豈非千古之遺恨  
與世遠人亡譜牒殘缺其害如此今仍不爲遠久計將來  
散逸殆尤甚焉爰摭宗卿公言行之蹟分爲八卷名曰集  
畧謀鈇諸梓以壽其傳庶幾奕世而下因畧致詳之可望

云十四世姪孫天德謹識

岑八世祖齊安郡公諱安中生五子岑九世祖承事郎

公諱仲端居第四位宗卿公乃第五位也兄弟友愛宗

卿公居家孝悌服官忠信自是理學名儒惜後乏人繼

起以致文集散失無傳幸賴天德君尋訪壽梓後人得

覩大畧今印本止存一卷且復鼠傷矣若不重梓將來

竟無遺跡幸宗姪孫小字亦名天德將集送岑因同宗

室富人謀及重刻乃吝費不果岑每日貯銀三厘六年



得刻厥成乃知謀於人者無濟謀於己者有功世事大  
都如此可惜富人打馬吊好酒席則有餘修宗祠輯宗  
譜則不足其所愿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聖言真可鑒矣

十世姪孫朝俊

十一世姪孫廷儒

十二世姪孫榮耀

十三世姪孫華鼎

十四世姪孫富相

十五世姪孫貴岑梅峯氏重梓

宋理宗名臣九世叔祖宗卿公文集紀畧目次

十五世姪孫貴岑梅峯甫重鑄

十五世姪孫勝賢漢選甫校正

十六世姪孫金純金錡金繡

十七世姪孫餘慶餘韻餘榮

勅制

金集

賜緋魚袋勅

擢金紫光祿大夫勅

追贈二親制

贈先君宗正少卿誥

特賜致仕勅

年譜

石集

宗約

絲集

書劄

竹集

復左丞相史彌遠書

寄仲兄五承奉書

與千六十姪兄弟書

復樞密樓宣獻書

奏疏

匏集

乞祠疏

論罷皇族私請疏

詩歌

土集

武夷懷古

中秋懷兄

時事二絕

和張樞密詩

題老人拂鬚圖

醉夢歌

寄執政諸公賦

諷太學諸生

羅江八詠

遺誠

革集

行狀

木集

林子和識

劉尙書後序

續編

餘集

赤董山人文集輯畧目次

四十自序

息鈞圖記

建祠議

改建宗祠記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論

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論

生死說

諭子孫讀書歌

羅江羅先生集略

金集

勅制

先生自淳熙乙未登進士第越五年受勅功郎誥又  
廿一年受兵馬都監并封其配安人誥又七年加朝  
奉郎勅又明年受緋魚袋勅又三年加朝奉大夫及  
配宜人誥又二年加朝散大夫配恭人誥又二年加  
朝議大夫配夫人誥紹定戊子甫得拜制書封二親  
而先生時已乞恩致仕矣夫以先生之德之才稍屑

自貶如彌遠師舜之流則崇階峻級疊命稠章及其  
父母者赫赫然將與史趙諸人相後先矣豈至同年  
及第而遼絕如此哉雖然先生志操老而彌勁卒亦  
身膺景福親受賜封締觀誥勅之辭褒稱駿軼今古  
輝煌廼知忠臣孝子始雖屈抑於時終必表揚於後  
而公論在朝廷天理在人心未有久而不定者也何  
必突梯脂韋竊寵當世甘以其身爲蜉蝣乎余因此  
重有感於先生而爲先生錄誥勅焉第其所錄什止

存四而後世不得盡觀先生之盛美也惜哉

賜朝奉郎羅仲舒緋魚袋勅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一代典章豈無倫要諸儒筆削具有條綱旣睹  
奏編合稽茂賞爾仲舒氣質敏裕經學該通晉陪三  
館之遊與紀八年之政成彝斯在華秩宜增特授朝  
散郎行秘書佐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如故仍賜緋



魚袋用表殊恩欽哉

嘉定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擢金紫光祿大夫羅仲舒勅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

高皇帝高侍從之選以待天下學士所以屬望者厚矣膺

茲推擢夫豈易哉爾金紫光祿大夫羅仲舒風力之

競智猷之臧朕所簡知久於煩使頃緣掄帥屬以西  
州乘護拊循紆我憂顧程力課善足有偉焉內閣近  
班平涼舊服并頒新命示厥懋功徃對異恩尚其思  
稱

寶慶元年正月十六日

追贈宗正少卿羅仲舒二親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臧孫善諫而周內史知其有後畢萬始封而卜  
偃知其後必大此猶見於人之祈望者也迺有高門  
閭容駟馬植三槐以取黼黻如持左券而符其所願  
者無它天定勝人屈然後伸也爾宗正少卿羅仲舒  
故父安中嚴毅有法真山林之高士岩穴之偉人篤  
生碩儒晉納文苑維爾有子維我有臣文林亞師以  
彰陽報慰爾塋志對予寵光特授大中大夫齊安郡

公

制曰惟國之忠臣皆家之孝子懷材筮仕固由父訓之  
嚴媿美振賢可廢母慈之報苟用人之子而愆然於  
其親安能慰人之心而使之効忠哉爾宗正少卿羅  
仲舒故母葉氏誦德象女師之篇相夫備睢鳩之德  
每以三遷之教施於訓誡之時爰有賢胤爲朕樞臣  
朕之社稷生靈其所倚賴者不小小也追榮泉壤容  
以斬乎故里之區欽賜湯沐邑萬鍾九泉有知亦足  
無憾特贈齊安郡夫人

紹定元年正月十五日

贈宗正少卿羅仲舒父安中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誥曰惟厥臣工協稱宗祀鈞天膏澤用弗敢私亦越  
遐荒且蒙恩施矧予近侍應顯親褒錫之崇階寔惟  
奮典爾宗正少卿直顯謨閣羅仲舒故父安中躬積  
德善貽于後人作時從官厥有賢息肆申錫命追進

省郎尚茲靈明克享榮寵

紹定二年正月十六日

宗正少卿直顯謨閣羅仲舒致仕勅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濯纓觀光白首辭位得仕止之義無玷缺  
之譏非學力至到不能也爾羅仲舒經明行脩材全  
德鉅剛方自守藹然操履之純惴惴無華允矣老成

之彥北趣遷於使傳亟擢正於師模六館屬心四方  
崇化鄉爲宗正未足以究爾庸也抗章辭疾莫遂挽  
畱爰乘禹閣之閒俾賦漢鰲之廩湧急流之退姑徇  
雅懷竟蕃露之篇益彰晚節可依前金紫光祿大夫  
直顯謨閣特授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管紹  
興府千秋鴻禧觀致仕任便居住依勅奉行欽哉

紹定二年三月十五日

羅江羅先生集略

石集

年譜

先生諱仲舒字宗之少好讀書攻辭賦後得張氏春秋通訓有契於心遂下帷發憤與高元之邊養晦爲師友更相講釋盡得二百四十二年褒貶微意於經傳之中前後著作多所發明學者翕然宗之號羅江先生云及登第歷仕四十餘年正直剛毅之氣終始不渝雖位有崇卑時有險夷人之所遇有善惡事之



所值有難易而先生之操持植立者自若也晚年知  
止上章乞歸出處如先生可謂不負所學矣因輯其  
平生言行之實作年譜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先生生

二十七年丁丑 二十八年戊寅 二十九年己卯

三十年庚辰 三十一年辛巳 三十二年壬午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二年甲申

乾道元年乙酉 二年丙戌 三年丁亥

四年戊子

五年己丑

六年庚寅

七年辛卯

八年壬辰

九年癸巳

淳熙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五月先生應里舉登名

太學生

三年丙申十月國子監奉紹興十三年十

二月十一日勅內事理補試中選學生二百五十二

人列名奏請降素白綾紙牒二百五十二道充太學

生先生與首選焉牒曰成均材圃也言藝其苗言擷

其秀旣曰擷之曷不藝之士之入於斯出於斯有擷

其用者相踵也庸非國家養士法乎有培養之仁有  
自養之仁諸生勉旃此尚書趙汝愚所爲牒也

四年丁酉 五年戊戌二月先生得張氏春秋通訓  
讀之慨然有悟遂與高元之邊養晦潛心講究至忘  
飲食焉

六年己亥 七年庚子 八年辛丑先生兄弟五人

少長怡怡自相師友嘗感蘓頴濱與東坡早退閒居  
之約中秋寄詠多歎別離因築一堂名曰填篋亦欲

急流湧退觴詠其間如兩蘓風致也冬十月填篋堂  
成。九年壬寅。十年癸卯。十一年甲辰。十二  
年乙巳先生以春秋魁太學給牒聽注授舒州教授  
值外艱未及赴任歸終喪制

十三年丙午。十四年丁未先生與史彌遠史彌忠  
史彌愈趙師冕趙師備趙師昇等同登王容榜進士  
授常德府教授

十五年戊申。十六年己酉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 淳熙末年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先生忿忿久之至是見劉光祖廷對疏及王介進士策喜而言曰朝廷有正論儒風從此振矣因進諸生申論正心誠意之要修己治人之方懇懇不厭聞者咸興起焉復立賞善格日有程月有會季終有考重加激揚士心益勵故其時言道學之盛者以常德爲首

二年辛亥 三年壬子春秋法論成凡十卷行部使

者員外郎汪義端以先生學政奏聞受廸功郎誥

四年癸丑 五年甲寅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樓樞密致書先生訊以時事先生亦

移書答之辭甚切直士論稱壯繁露類辨成凡四卷

二年丙辰 三年丁巳 四年戊午 五年己未

六年庚申

嘉泰元年辛酉正月先生命甥陳宜中編輯宗約三

月宗約成刊布族屬

二年壬戌蒙郡守彭漢老庾使彭演梁季琬交薦先生學政修明化行常德調監行在激賞庫所和糴場以母喪不赴

三年癸亥承轄長唐彪晦以湘潭二風儒語孟解示先生先生見諸老品題不同因質問曰昔子游謂子夏門人當灑掃應對則可矣子夏聞之乃以言游爲過而有始有卒歸之於聖人其是子游耶抑是子夏耶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則曰可者與不可者拒矣

子張以爲異於吾所聞而歸之尊賢容衆其是子夏  
耶抑是子張耶彪晦曰公之論止便舉業耳其於窮  
理則未也先生寤遂印正於攻媿樓先生早夜研窮  
盡得聖門講學互相發明之意彪晦嘆曰四明講學  
如公淵源遠矣

四年甲子

開禧元年乙丑三月奉旨受赤牒監行在雜買務雜  
賣場門



二年丙寅 三年丁卯

嘉定元年戊辰 二年己巳乃修塲門渠路二十餘里行道砥平行旅稱便供費取給於茶湯錢不以煩民也

三年庚午三月尚書戶部侍郎薦先生於朝日監行在雜貨塲門羅仲舒才華瞻蔚器局寬宏雖奮跡於儒科寔融通於吏治宜加改擢足任親民生乂之命以本官加從事郎授親民牒

四年辛未。五年壬申九月改宣教郎知常州府宜興縣事。六年癸酉宜興浙右劇邑素稱難治八更攝官上供錢米逋負積十餘萬代者深以爲憂先生至謂寮左曰天下財賦不在官則在吏遂稽考本末推究滲漏具見定額披籍而辦未嘗施一鞭笞焉舊比多限瑣屑不堪先生首舉革之民以爲便月解夙逋袖手而足又以羨餘爲五等戶遞輸有差百姓安堵改奉議郎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封其配孫

氏爲安人並受誥命

七年甲戌宜興俗尙告訐爭訟林起每受辭動以千計先生謂訟者曰汝輩其吾試耶何以至此瞬息據案立辨毫無遁情見者驚服而相戒引去曰羅司牧神明也自後囹圄亦漸空虛矣二月有孀婦以嗣產不公訟其伯者先生曰分產立嗣國憲具垂其可欺乎遂論如法開禧間楮賤不行朝廷方議更法籍不用命者有司奉行太過有以一二錢沒產萬千者先

生惻然曰積累之難沒入之易民其何辜利未興而  
害先見豈立法意哉有告者悉與平決得保常產全  
活者八百餘家家爲立祠焉邑種大麥自輸馬綱外  
悉委棄之先生日月令孰變爲續食計也今不食而  
委之可乎遂下令許民有餘稅者用交代輸積二年  
得變二萬石歲凶艱食出以糶濟民不病饑先生惠  
政大都類此

八年乙亥春夏閔雨河流告竭先生募民開濬支渠

引湖水以通灌溉禾稼用茂比邑卒荒宜興獨稔

九年丙子秋八月飛蝗爲災黎民艱食先生以荒政爲已任時上供米猶未起運議欲截留以甦困窮司儲者督促日甚先生堅執曰昔有守越擅發賑飢而得罪者幸留綱運以活陽羨之民得罪何辭計飢饉戶口凡十九萬常平使者謂有溢濫欲汰去之先生抗言曰此皆實數不可汰也其後百萬倉米七萬石先生念轉漕之勞請以綱米兌支具奏以聞上允其

議是時民有流離者創屋以安集之遇有疾病者召  
醫以調理之又紉故楮爲衣俾給寒者遠近逃亡襁  
負而至如歸市秩蒲造朝丞相魯公召問曰陽羨山  
水清絕物產豐饒昔坡翁所樂遊而不忍去者何昔  
人居之喜今人治之難耶令尹邑事清肅吏民宜之  
政在得人於公始信

十年丁丑先生祖壠在鄞之東湖山水清秀丞相史  
彌遠欲威脅而得之致書先生先生正色曰官可削

羅氏家譜  
臂可斷祖宗之墓不可移答書伉厲聞者肅然彌遠  
亦莫能屈二月除國子學錄

十一年戊寅十一月改太常博士陞對首論邊防之  
弊次論和糴之非上皆嘉納

十二年巳卯七月除宗正博士監創宗庠稱旨優詔  
獎之

十三年庚辰九月加朝奉郎行秘書佐郎兼吳王益  
王府教授錫之勅命

十四年辛巳正月除秘書郎仍兼二王府教授勅賜  
緋魚袋時寶王來歸大舉慶典先生嘆日三邊未靖  
柰此重費何及陛對又言天命人心不可玩視至引  
海上之盟郭藥師之變以警王心直聲著聞朝野竦  
息十二月除著作佐郎葬其配孫氏安人金川鄉剡  
奧并穿壽穴從親命也

十五年壬午六月以本官兼屯田郎十一月陛對論  
箕子九疇之叙取五行生剋之說規諷時事其略曰



本朝以火德王今水災橫流瀕海之鄉怒濤衝突近及畿邑浸淫尤甚此剋火之漸也陛下宜謹風寒以防外寇守關隘以衛中國庶幾水患可消聞者指爲至論尋改著作郎兼權倉部郎力求外補章屢上不報十六年癸未加朝奉大夫福建常平使者兼管運河堤岸操提銅錢下海出界等事是時閩多險詭構訟成俗三十餘年莫能釐正先生至明察而痛懲之後遂滅跡秋冬大水先生駕輕車視災傷窮鄉僻

壤無所不到多方賑卹遠近咸稱戴焉追封其配孫  
氏爲宜人錫之誥命

十七年甲申夏閩中久雨兩溪匯流衝突而下井廬  
滄沒民多升屋而號先生令編桴筏以拯其溺中流  
獲濟者千萬計隨發公帑賑給焉巨浸之餘計戶輸  
米以楮代石額折一千有科至數百者民甚苦之先  
生惻然曰周官荒政安富爲先今富者食尙不給安  
能與官爲市乎遂奏罷之戒諸邑遣吏市米於廣百

姓舉手加額咸稱便焉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正月上章乞祠不報改江東行部使  
者時番陽郡軍政久弛禁卒亦分隸供役先生以番  
乃江湖要衝金鼓常宜相聞重籍禁兵每旬習戰季  
終較藝而等差之賞罰惟明人皆用奮獄囚來讞先  
生日死生定於瞬息可不慎與遂研思畢慮核正其  
罪恐恐然以冤抑爲憂而且且至暮決罔有宿滯焉  
故當是時言治獄明允者以江東爲稱首南康徵稅

率容悍卒浮小艇於江中直截漕艦不問所載多寡  
索錢無厭至有一舟累數千百緡者稍不如願拘停  
累月積弊年深舉莫能革先生廉得其情下令禁之  
悍卒屏跡番郡未嘗鬻鹽有獻議以權其利者守從  
之賈用羸而官擅其入舟運不通民乏鹽食幾數月  
先生聞之召吏叱曰奪民利而絕民食汝罪也答而  
流之鹽商仍至并邑騰歡加朝散大夫封其配孫氏  
爲恭人錫之誥命

二年丙戌閩有世家子弟招集亡命專以斲牛伐山  
爲事聲振一方士民畏如蛇蝎先生聞之逮捕黨類  
懲其尤者數人餘皆申諭發遣俾令就學開其自新  
之路衆皆感悟悉爲良民又嘗語曰吾平生守一清  
介疾貪如仇郡吏犯贓率論如律部察有營賄自污  
者惟恐先生知之知即奏劾無少掩匿凡所薦舉類  
出至公甫及二年部下整肅番陽人爲之語曰前葛  
後羅一臺二妙葛郎叅政秘也

三年丁亥五月被旨入覲除國子司業力辭不獲始  
就職自太學生楊宏中竄逐之後學政久弛士氣漸  
衰先生議振舉之習故者以爲憚先生山立不變鼓  
舞作新咸盡其道成均頽弊煥然一新始之憚者亦  
隨嘆服焉加朝議大夫追封其配孫氏爲恭人兼錫  
誥命十二月乞老不允除宗正少卿直顯謨閣

紹定元年戊子先生拜宗正之命慨然嘆曰乞閒吾志也  
豈爲希恩地乎復上章懇辭不允特加金紫光祿大

夫時皇族請託橫行營私滋甚先生上疏論罷之疏  
累千言聞者凜凜六月六日爲感風濕疾甚乞骸骨  
歸上許之詔以金紫光祿大夫直顯謨閣特授慈谿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致  
仕追贈其父安中爲齊安郡公母葉氏爲齊安郡夫  
人旣歸營別墅爲怡閒計桃梅花卉相閒對蒔扁曰  
群芳其藏書之室曰經訓菑畝其遊息之所曰小菟  
裘後厰一亭修竹叢植名以萬綠

二年己丑正月十六日誥贈先生故父安中爲宗正少卿十月二十九日先生卒享年七十有四遺誠十六條付子叔衍

三年庚寅三月己酉葬先生于金川鄉之剡畧





一、和...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羅江羅先生集略

絲集

宗約

古今論治正家爲先宗約正家之道也先生遵奉直君庭訓推而行之家務井井尊卑內外遠近親疎無一人不稱情無一事不合理者尤慮習久則玩法久則廢也爰作宗約若干條特命宜中詳定而編輯之以貽後昆將使奕世之餘似續不替而彬彬鄒魯之俗常表見於石臺之鄉孝順之里也賢子若孫尚繹

思哉

嘉泰元年春三月

同知樞密院事甥陳宜中謹跋

一子孫出入必告於祠堂朔望必謁四時必祭忌日必奠違者衆庭責之

一冬至正旦宗長率子姓男女擊鼓三聲齊升祠堂參拜四禮供爵奠饌畢宗長坐堂東主婦坐堂西子孫男女分立左右命知禮者一人誦家訓曰爲臣必忠

於君爲子必孝於親爲弟必敬於兄爲妻必睦於夫  
爲婦必順於姑舅爲卑幼必悌於尊長無循私情以  
傷公義無因細故以絕大恩無惹閒非以擾門庭無  
耽麴蘖以亂德性有一於斯卽非賢胤訓畢恭揖而  
退序飲而散

一祠堂祭器用器如有年久損壞者隨卽脩補不許互  
相推托亦不許借人私用褻瀆祖宗

一祠堂屋宇牆壁如有朽壞倒塌者子孫隨卽修築不

家範  
三  
許坐視傾頽一磚一瓦皆當收藏待用不許潛自竊取違者以不孝論究

一祖宗誥勅衣冠器皿書籍及遺像遺藁之類皆爲家寶務要珍藏不許遺失如有黻朽蟲傷亦宜及時修整勿令終壞方是守成之子

一祠堂正室宗長時常鎖閉如遇朔望拜叅歲時祭奠方許開門行禮之時凡有衣冠不整步趨不端及噫噓咳一切失容者宗長責之不許再犯

一祖宗墳墓不分遠近俱要清明拜掃凡廬舍磚石樹木碑碣之類不時令人檢點倘有廢壞傾踏卽時修整無得經年不到累歲不理致爲土豪所侵牧童樵豎所傷也

一墳墓年遠如有平塌淺露者每歲清明宗長宗子分率子弟加土培高更須立石勒名勿至埋滅今人造墳皆有欄土石刻卽此意也

一各撥祭祀田地亦須開寫譜內子孫永遠保守如有

鬻賣者以不孝論治

一追遠之禮苟無其誠雖三牲五鼎無益也如其有誠雖蔬食菜羹神亦居歆矣凡遇祭祀家長率領子姪洒掃神祠洗滌祭器先期致齋依禮奉奠可也如徒虛應故事不如不祭

一喪具稱家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若信浮圖作佛事亦不循禮也古者居喪寢苫枕塊寄宿於外食旨不甘聞樂不樂以盡哀戚之情而已何暇逐彌文侈

觀視希世釣名哉擇地營墳亦依考亭家禮行之毋  
爲過分

一宗子一身上承祠廟下聯族屬所係匪輕爲家長者  
必先教養以期有成如質性不良輕浮流蕩或耗費  
家財或玩視禮法不堪負荷者須擇賢智子孫輔導  
匡正之如不可輔然後易之

一家長處事務要至公凡有衣服飲食給散群小不可  
偏徇已私若多寡不均以致爭競豈齊家之道哉



一家長使人務要量材授任。愚魯者令務農通曉書算者令買賣勤緊操幹者令催租索債一或差遣不當適足以債事而已。古語云用得其人一人任之而有餘。蓋謂此也。

一家之至親不過父母叔伯兄弟妯娌而已。異姓相聚情性不同。遂致方底員蓋不相和洽。積習之久。便有忿爭忿爭之久。便有謗毀離間。相仍而骨肉索然矣。爲家長者。合於祠堂喻之以理。懼之以法。能悔且改。

依舊同居有如不悛聽其分晰

一家長總一家之事必先謹守禮法以倡率計家衆每日清晨先令卑幼輪流洒掃然後分任家事使各經營每晚考其成功而稽其勤惰不可先自放弛以致群小效尤

一家長當以至誠待下言不妄發事不妄爲有父母者必先起敬起孝以盡承歡之道無父母者必先慎終追遠以開歸厚之風妾婢奴僕亦人子也皆當以恩

禮待之恩禮所不能化再當以善諭之不可褊刻迫責致令逃竄也

一理家之法勤儉爲先古人云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又云一年之計在乎春一日之計在乎寅一生之計在少年士農工商各有本業俱要鷄鳴而起各司其事或期成名或期成功功名旣成尤當謹身節用量入爲出稍有贏餘留備不虞如或過奢妄費一旦艱難悔之何及

一齊家之法孝弟爲先父子多因姑息成器訟兄弟多  
因財產成寇讐言夫婦多因狎昵成妬害長幼多因口  
舌是非成忿爭如此所爲甚傷風化吾族家長當子  
孫會集之時卽當喻以天理民彝之懃而儆以朝廷  
禮法之嚴務俾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長惠  
幼順中間果有不平家長卽爲分理其不從者就令  
異居析爨以杜禍階毋得姑容養成大孽

一子孫不許修建異端祠宇粧塑土木偶像神惟橋梁道

路則當資助

一子孫如有讀書崇儒本分生理者皆當努力進脩毋得偷惰苟違宗法家長以善諭之諭而不悛則鞭苔之務期改過遷善弘振宗謨而後已豈可坐視成敗致使貽笑於他人哉

一子孫七歲入小學先教以洒掃應對誦習孝經內則稍長進以學庸語孟隨授一經旁及子史其立教也先以孝弟忠信之行次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務期有成不許暴棄年二十以上學業不就卽令各務生理無竊儒名以誤終身

一子孫有聰敏者必使專心肄業篤志讀書父兄不可誘之以利欲雜之以塵務致令半途而廢如果資質庸下不能有成者早俾耕種經營以親家事毋使優游度日兩相擔誤也

一子孫出仕務要守法奉公勤勞政事撫恤生民以報君恩於萬一俸資外毫髮不可貪婪其怠政暴民玷污

名節者有何面目以見家廟有何言詞以對宗族至  
於以禮去官致仕養親等輩書之譜牒昭穆生輝矣  
凡我後昆永惟昭鑒

一子弟有過父兄當念族屬至恩輕則做諭重則鞭笞  
勿容稔惡而已毋爲已甚也若以一眚絕之使無所  
容豈得爲賢父兄哉尊長不幸有失子孫亦當遜言  
諫之不可因而冒犯

一子孫會燕之時不許荒湛於酒傲慢尊長喧譁失禮

或遇賓客獻酬亦當任其相與不必強之以酒

一子姪年非六十不得與伯叔同席而坐違者家長罰之如遇宗族會宴又不可以此例拘也

一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如有言辭崛強禮貌粗疎者以禮誨之誨而不悛姑惟責之責而不改譜削其名終身不齒

一族中子孫但有不守士農工賈之業不遵禮義廉恥之教敢爲奸盜詐僞獲罪有司者卽削其名勿容登



譜以玷家聲如遇冠婚喪祭亦不許其與席違者宗長以不遵宗約罪之其被誣者不在此例

一族中如有當立嗣者卽以該次本行姪輩嗣之切不可認孫爲子撫弟爲兒而紊亂名分也彼以異姓義男冒繼承襲者見有莒人滅鄆之禍可爲永監永慎之

一義子所以少成材者蓋由養母多流姑息縱其口體習成頑滌而然也如此之類決不可命立爲嗣間值

遺孤聰俊情有可憐者卽取養之如前輩布政吳福世所希有

一田產房屋俱祖父所置以貽子孫者不可視爲塵芥而輕棄之也如有典當田房亦須開載地名畝數四至字號佃戶姓名租額數目明白以便回贖倘遇分析亦須會集宗長量酌均分長者不許恃尊凌卑幼者不許挾恩恃愛以啟不平之爭也况難得者兄弟芴求者田地貧富有命何必孳孳計論哉諭爾子姓

羅氏家言  
三  
各無貪殘

一同族子孫但有窮乏不能自存者各支富室皆當賑恤勿使失所其貧難而聰俊者亦當收錄教養勿使失性否則非惟貽笑鄉邦抑且得罪宗祖矣

一同族子孫無屋居住者有屋之家卽借與居之其長不能娶死不能葬者亦須委曲設處務使承祧送死兩無所憾斯可耳不然骨肉卽塗人也何取於族誼

哉

一人子有不顧其親而私享肥甘者作不孝論衆告祠堂重加箠楚如再不悛宗譜削名永播其罪

一婚媾固有常經幣采亦有定則凡我子姓如欲納婦必先問女家賢否如何郎欲嫁女亦先擇婿家賢否何如但得嘉耦郎便成親若慕一時豪富越分妄求能免他日之悔乎古人云婚禮論財夷虜之道聖賢所不錄也戒之戒之

一婦人之禮先要安詳恭敬夙興夜寐奉事舅姑承順

夫主待娣姒以禮撫子孫以恩接親戚以恭馭婢妾以義無故不出閨門夜行以燭無燭卽止如有淫妬盜竊等情卽速送歸聽令悔改如仍不改然後責之責而不悛然後出之

一諸女出門必先諭之以婦道勤儉孝敬終身不忘無得恃已之富凌彼之貧亦無得逞已之長笑人之短並不許無故回家致生異議父母兄弟之間果有生榮死歸慶弔等事萬分不得已方許一行事畢卽回

不許因而畱戀

一親友相交皆當言忠信行篤敬內孚以心外隆以禮  
不許閒談謔語競短爭長以失交情彼逞其奢我守  
以儉彼尙其辨我承以訥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並不  
許博奕踰毬放鷹聞鷄及一切非法之事內蕩家資  
外妨生理家長宜痛責之勿令怙終自恣

一親友相待之禮皆當隨時豐儉斟酌而行無過不及  
遠者畱宿近者送歸雖骨肉至親亦當止宿於外無

容內停並不許夤夜搬戲亦不許男女同席以示別  
嫌過欲防微杜漸之意云

一親友往來之儀與凡日用出入之數合置文簿一扇  
登記明白遇有餽遺皆當逐一開載以憑答酬自家  
用度亦當備書以憑查考並不許朦朧踈失永遺後  
患也

一親友饋送之儀婚喪燕飲之禮皆須請於家長當行  
則行當止則止敢有卑幼自專私假私與以市恩者

家長責諭而禁止之

一男子二十而冠成人之始將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少者之行焉故必筮日筮賓三加醮胙以著代也女子之笄亦不容忽吾族凡有男女冠笄者須遵晦菴家禮行之但宜儉約不可過奢

一子孫當和睦鄉里寧我容人寧我恕人不可先操侮慢之心以起物議如果彼來凌迫情法難忍者然後以理直之於官亦毋已甚



一佃人服田終歲勤動一秋所獲之數不穀一年所用之費爲子孫者照額徵租不可升合增益斛面浮米秤頭羨斤皆近世貪暴之所爲也毋蹈此轍如遇水旱災傷尤宜量時優卹

羅江羅先生集略

竹集

書劄

復左丞相史彌遠書

記曰葬者藏也。東湖之原先祖藏身之地也。爲子孫者惡可輕以與人來。翰云云非敢聞也。况舒與閣下誼屬年家。吾祖卽若祖。豈容萌是念乎。就使舒不肖冀高官希厚祿。逢迎閣下之意。一朝舉以昇之。有人心者諒不忍受。縱閣下忍受之。將寘吾祖枯骨於何

羅氏家言  
地耶以理以情無一而可舒自筮仕以來二十餘年  
甘居下寮忘情外慕久矣迨至于今捐先隴而賂要  
津背宗盟而博膺仕生何以杜不孝之議於當時死  
何以見列祖之靈於地下興言及此良可悲夫官可  
削脅可斷祖宗之墓不可移惟閣下設身體之嘉定  
丁丑秋九月仲舒頓首

寄長兄五承奉書

仰荷父母養育至恩歷仕三十餘年室人三受誥命

而二親恩典尙猶闕如。慙負天地，何以自遣。茲者明堂大禮在邇，竊欲緣例陳乞幸諧所願，是亦人子之一快也。先人原贈廸功郎誥文及何儒人誥文，俱望錄付一通。時下專差陸成進奏萬惟尊，照毋濡滯也。廿六日仲舒頓首。

與于六十姪兄弟書

人之一身血氣調暢，脈絡貫通，則手足運用耳自聰。明不然而癰腫拘攣，則決裂四出，百病交生，不可救。

藥矣水之流行天地其性亦猶是也古人卜宅必先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者蓋水乃動物吉凶悔吝出焉故居以得水爲上也羅氏聚族居此以姓名里自上世剪刈蓬蒿于今數百年矣左右前後無山可依無龍虎坐按可爲憑籍所恃者獨夾亭江一水鳥頭郎墅兩浦之潮回環拱遶流貫其間故前行尊長多享高爵子弟亦多英發登科應舉入太學者相踵而且家家豐足間有貧約者亦能守己好善耻於爲非以

犯非義與他大族不同固由上世積德使然而一江  
兩浦水澤之涵濡者不淺淺也况上世營建每用大  
袒船運泥埴一潮兩載便益良多庚子年倣而爲之  
本家版築不日就緒姪輩皆親見者豈特流泉秀氣  
之鍾足以萃慶凝和而已乎邇來事勢大變至以椿  
蓀當港填築立屋遍植竹木不令通舟大壞形勝積  
習年深將有背戾不祥繼其後矣利尺寸之地而貽  
子孫無窮之禍豈不凜凜然一大懼哉爾輩反觀內

省如以予言爲然宜各開其壅塞去其蔽翳仍令通  
舟培護風水近爲居人便數十里水澤遠爲子孫立  
千百世福基豈不快哉知我罪我惟擇焉向荷手書  
以吾旦夕趨

朝姑俟收刈稍畢同爲幹置但慮諸位不無憚費之虞  
昨者已令本家自備工本去開浚矣更望闔族諸姪  
重以陰陽流泉爲念相與落成之不勝至幸

答樓樞密書

士君子沾一命受一職卽思自效以報答君恩斯可  
矣如碌碌無營徒糜廩餼千萬世名教之罪人也某  
自丁未登第歷數多年所司者黌校課程所督者諸  
生文藝而已外有見聞不過付之長太息耳焉敢一  
放言乎職之拘人也如此然方今時勢寇環於疆民  
斃於力催科者非撫字之陽城典獄者非無寃之定  
國司牧者非不罰之仇香守邊者非于襄之南仲督  
帥者非背水之淮陰立朝者非鳳鳴之善感凡若此



類誰肯爲閣下陳之閣下知明而識遠愛人而下士  
忠君報國之念出於由衷誠得一二直諫之人相與  
左右相與前後焉輔導建明將日異而月不同矣

聖上嗣登大寶望治如渴此正閣下矢心宣力時也偶因  
顧問冒進一言實未嘗有所希冀而然者幸垂察之

羅江羅先生集略

匏集

奏疏

乞祠疏

寶慶元年正月既望朝散大夫提舉福建常平茶事  
臣羅仲舒頓首上言其畧曰臣材最下初無寸長誤  
蒙拔擢周行七載館學六遷錢穀宮闈兼假郎舍叨  
踰已甚毫髮無裨孤苦餘齡筋力蚤謝嘗懷乞祠之  
念久矣顧辱

聖恩不遺葑菲皇華分遣界以七閩斂散之寄退惟虛庸  
無所報稱奉命前來甫及弛擔隨爲福興發粟之行  
孱弱微軀單車在道越歷山徑衝冒烟霧輿疾而歸  
猶未全復加以建劔三山兩澇浸溺漳泉四郡海潮  
暴漲遭此水患竦懼不寧前後差官多方賑卹幸無  
失所初時甚以歲凶爲慮旣而兩暘時若晚禾倍收  
糴價頓減七閩生靈均一飽矣但本司百年厝舍因  
水推蕩倉皇無依寄身郡驛猥以被水之餘溥暑鬱

蒸遂至濕氣攻注兩足虛腫積成痼疾發動不時恐妨職業假有失將愈致增重皆緣用過其身福淺延災所致也若不控告

朝廷以求亟去仍行勉強必速顛隳伏望特賜俞允畀臣一祠庶得蚤遂休息卒保殘年伏候

聖旨

論罷皇族私請䟽

宗正少卿臣羅仲舒伏覩皇祐二年詔書比有儉幸

輒與妄圖或違理覬恩或負罪希貸傷教虧風莫斯  
爲甚兼以臣庶之家貴要之列交通請託巧詐營爲  
陰致貨賕密輸珍玩夤緣結納撓蠹朝綱自今內降  
指揮隨仰中書省樞密院及所承受官司執奏毋得  
施行敢有賄賂貴近者亦令諫官御史劾奏泰祐二  
年右司諫韓琦上言日者奔競之輩貨賄公行假託  
皇親因緣女謁或於禁中奏求內批指揮僥倖日滋  
賞罰倒置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臺綱寢壞爲害至深

乞下明詔今後降諸宗室皇族有已名字方許內中  
陳請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寮或有奏請並於合  
出處進狀更不許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禁  
中冒請特批者卽望降出姓名送右司勘劾貶責知  
開封府歐陽脩上言臣權知府事未及兩月十次承  
准內降至於婢妾賤人犯奸濫請希圖免過者亦敢  
上煩聰聽以求曲法本府每具執奏終許公行然小  
人干求未有約束敢乞今後如有干求內降者許本

府執奏外更乞跟寃因緣干求之人下府攝勘責罰如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原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牒御史臺彈劾施行臣切惟祖宗盛時皇族相與至張公道杜絕私請修明法制維持紀綱其嚴如此比年以來儉幸妄圖率求內降夤緣請託侵擾權綱漸有如皇祐詔書之所勅者因緣假託僥倖日滋賞罰失宜紀綱浸壞誠有如韓琦之所論諫者兩月之間十次承准或有甚於歐陽脩之所執

奏者夫申請不由於外廷進狀不由於撿鼓出命不  
由於中書斷形不由於憲臬人言瑣屑不敢縷陳凡  
若此者臣不識聖神明哲勤於小物兼於庶獄而然  
與或者左右親近私交密啟而然與或者憑籍假託  
巧詐肆行而然與大臣無杜衍封還之風府尹無歐  
陽執奏之節臺臣無韓琦進諫之忠坐視紀綱之壞  
威福之移莫能捄正以降聖治如寶元嘉祐之盛者  
皆群臣之罪也臣職司宗正不容緘默伏望



陛下仰稽

仁宗之成法俯察琦修之讜言申明條章戒勅中外今後  
內降指揮悉遵皇祐詔書從事以示至公之道以彰  
至明之德臣不勝隕越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附記

杭州新城縣鼉江舊嘗有二氣亘於江上終晝夜不滅及  
羅隱杜建徽生而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羅江羅先生集略

土集

詩歌

先生幼攻辭賦今所遺者僅僅數篇豈其視此爲  
末務而不多作與抑亦世遠人亡而散逸不存也  
錄此以見大槩

武夷懷古

世情落落疎林樹森森密乘興一登臨峭然風景別飛雲  
去不停狂澗流無歇巢許是何人萬古稱豪傑

中秋懷兄

祇爲儒冠誤填箎  
兩地鳴垂思鄉國遠  
仰見星河橫樓外  
空花萼堂前冷  
畫屏何時一罇酒  
相與話離情

時事二絕

朔風凜凜動飛沙  
魏馬如林踐泰華  
寄語當奉常李輩  
常俱

惠李陵  
降北朝  
突翻自古帝皇家

首足緣何便倒懸  
魏生遺禍至今延  
魏初議始  
折衝樽俎

魏絳

寧無策枉把金縢  
歲與纏

與張樞密賡和

孤憤全憑尺素書一官牢落竟何如  
兵威似火難言熄世事猶棋祇報輸  
魚棄青蒲歸淺渚鳥忘白粒墮枯株  
杞人縱有憂天志忍見鴟夷賜子胥

張樞密見詩移書答曰適承風韻具見隱憂兵威似  
火而勢切燃眉世事如棋而人無勝筭誠可慨矣魚  
歸淺渚鳥墮枯株此不擇地而安之道也功名富貴  
意者溺人之深淵絆人之茂樹與勛業如武穆而竟

抱子胥之感以死天下事可知矣公言及此義憤昭然

題老人拂鬚圖

直養乾坤氣浩然  
掀髯平聲松下已多年  
厭厭趺坐忘言處

不信羲皇另有天

醉夢歌

我思天地恩履載不可量  
我思君父恩地久與天長  
尸素二十載憂憂醉夢鄉  
壯懷無日吐鬱志底時揚  
金鉄交原

野藤蘿蔓土疆赤松尋不見何以學張良

慨廷議誤國賦寄執政諸公

歲幣金繒亦已多  
黎庶無日不干戈  
試觀南渡偏安景  
廷議紛紛尙主和

楊宏中等編竄後諸生以言爲諱遺詩諷之

從來太學是賢關  
古道于今久不還  
一自諸生編竄後  
仗前無馬復鳴環

東橋柳色

羅氏家言  
河橋數株柳，偏受東風多。柔條慎勿折，生意全天和。

西浦潮痕

潮漲復潮落，盈縮痕常存。渡口孤舟橫，濟川應有人。

前墅耕雲

春雨鳴布穀，上膏三月足。舉趾事深耕，竟晦水雲綠。

後江釣月

先將補衮綫，縮作釣鰲絲。投向滄江月，經綸小試之。

義塾書燈

夜深展書讀伊吾聲比屋掩映杖頭光穿破西園竹

祠堂儀禮

春秋思報本忠孝原有祠儀物脩孔時擊鼓吹豳詩

蘆山樵唱

秋山草木落樵斧日相尋幽歌出空谷金石有餘音

竹林梵鐘

晨昏禮法供擊鼓齊七衆堪笑木蘭僧飯了空聲送

右羅江八詠自先生始後人踵而歌之凡若干章祖



羅氏家譜  
功宗德之大一展誦可與知矣

附記

卷章生吳回吳生陸終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曰女嬪  
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脅三人昆吾參胡彭祖右脅三人  
會人曹姓季連彭祖堯臣封于彭城在商爲守藏吏在周  
爲柱下史會人妘姓受封于羅季連之裔曰鬻熊爲文王  
師其後爲楚國  
出楚世家

羅江羅先生集略

革集

遺誠

考終一事今古所難自曳杖易簣之後得正而斃者  
不多見也先生疾革遺誠十有六條至今讀之令人  
耿耿存順沒寧之德可想見矣回視區區於蠅頭蟬  
翼之末者相去何如

一吾人寄身天地間陰陽氣數既盡遺骸委棄尙且不  
顧况能計其他乎今之生者俱陷非義非禮及至臨

終而假緇黃以懺悔也何益哉爾輩治喪勿作佛事  
一畫像曾寫數本內審齊者一二分差遲初成服受奠  
用朝服者餘皆道服難用後令善畫者易以公裳  
一銘旌淳熙事類喪葬門載官品高下自有長短之制  
靈几前毋得掛紙旛寫經偈

一柩上多有堆疊孝服孝帽孝衫孝裙及諸飲食之類  
利於安寘之便守靈婢子輒以殘飯碗碟燈燭等物  
盡放柩下引致猫犬鼠蟻食殘其旁更不顧柩內何

人褻慢殊甚凡此不加檢察惡得爲孝

一守靈婢子類以靈前飲食給其朝夕以故庖人分饌卽  
視上靈之物俱爲飼婢之資薄惡粗糲皆所弗顧殊  
失事死如生之義今後餽餘合收畱用守靈者別給  
一飲食所以養生人有疾病且不能進飲食矣况於旣  
死豈復有飲食之思乎然先王制爲祭禮必誠必信  
者蓋謂非此無以自致耳非曰死者猶待乎是也自  
古祭品未嘗用素記曰始死之奠其餘閣與謂所藏

之宿物也。今死者或用素具而生者飲酒食肉亦有鄙忌謂雞與麵不可上靈筵其說尤爲可醜。又有啟殯之夕用挽者以素食七盃奠別不知古人之奠止於三爵何用素食如此之多哉。更有旣葬反虞其家皆葷臙如意而獨虞祭之儀仍用前日齋祭餘素此等弊俗豈所宜行爾。草治喪悉當反之。

一禮云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焉。陶人紙輜皆其類也。秦穆公葬其夫人醯鹽百甕。孔子曰旣云

明器而又實之當今葬者至飾數十僕隸豈謂亡者而果俟生者之役乎更有用鬼社百戲連日喧嚷大宿奠別終夜歌舞者自俗眼而觀固可誇耀識者見之寧無遺議及至窆畢反虞則皆鳥散無跡止一孝子奉主而歸是何禮與酌以中制如毬旛類可以肅容金鼓類可以集衆用之亦可餘用冥人二十輩素亭一座挽者數人靈柩用帷幌輦夫亦無不可臨安送葬多用素轎四角素毬以載木主此甚得體與其

失禮於後孰若豫戒於前凡我子孫毋爲浪飾

一溫公喪禮嘗於病未革之先檢出古今儀典次第觀閱擇其簡易近人情者遵行之如云大漸以前嚴潔內外終夜明燭之類亦其一也

一將屬纊只令子孫侍側餘勿入戶使內外寂靜以纊置鼻間視其氣息出入直至氣絕身冷然後舉哀計報姻族世人臨終齊聲念佛及多以言語囑後殊非

存順沒寧之道戒之戒之

一始死令人以帛升屋而招號臯某人復三號而止隨以其帛置靈座奉之使之依帛而復蓋始死魂無所依依之於帛既葬則魂依木主矣故題主

一屬纊後以薦藉地舁屍其上戒執事者速治殮具記得古人有卧地毀窀掘中雷等事夏月甚宜秋冬更須契勘

一前輩浴多用匱器如今浴室洗面槽取其便於洗滌今倉卒不能辦只用涼床委小心僕輩淨浴之死者



屍僵最難著衣常見一二婢獲執事其得慣便將衣服成沓穿着繫帶襟裙整齊極有條理梳篦亦須謹恪合用烏巾白履背子紫衫如常服服之次鋪茵褥卧之涼床上

一朝士殮多用南康蚌粉鋪置棺底取其性溫亦有以爐灰細篩晒燥量厚薄鋪者蓋謂石灰礦灰皆能作熱故也世俗有以紙錢佛像綵纈置茵褥下者斷不可從枕用杉木兩頭長抵棺樞昇時庶不搖動仍藉

以禭

一檀弓謂三日而殯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及至葬凡附于槨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則知  
古人棺槨之內皆有所附今但附之於棺而未有附  
之槨者只如冠裳之屬既用革角象齒止附之槨今  
槨已成悔之何及當以公服幘頭靴笏腰帶魚袋軟  
巾之類總作一袞窆之棺中

一我平生剛正自持不諂不屈無貪財妬物之心三省

於身何愆之有無待送主下船迎主上船也

佛家有  
超度之

說送主下船二句  
卽超度中事也

一我平生清介不逐時好故亦寡合爲官不受錢其於  
公事極是留意自作邑至監司平反幾事頗合人情  
在福建賑飢拯溺所活萬人曩時主簿曾來叩問略  
書一二未能詳錄後有緊要數事不曾來問亦未盡  
散失也上殿劄子如得寶論天命人心蓋官水災論  
倉卒中轉對六七事乙丑輪對劾朝士諱言時事論

頗爲士大夫稱道。黑柳籠內有留稿在也。我本無善，可絕恐主簿情不能已，欲作行狀，宜委何娣夫當筆。

誌銘亦從實錄，毋益虛諛。

主簿先生仲子叔衍也。

附記

宋劉羅含字君章作更生論畧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于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爲有終，則更生可知矣。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爲

無彼不得化而爲我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  
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  
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性復之  
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徃徃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  
淆聚不可亂其性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  
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  
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  
我故昔達觀者所以齊生死亦云生死爲寤寐誠哉是言

羅江羅先生集略

木集

狀贊

宋宗正少卿直顯謨閣開國男羅公行狀

公姓羅諱仲舒宗之其字也曾祖和祖達皆隱德弗耀  
父安中故廸功郎致仕累贈奉直大夫世居慶元之勾  
章宣獻樓公已於奉直君誌銘詳家世矣公奉直君第  
五子也祖父以信義聞州里兄弟以和睦稱鄉邦侄從  
以明經魁胄監而公寔先之性至孝色養盡敬居喪瘠

毀如禮少恬淡無他嗜好讀書數過輒成誦初以辭賦  
應選舉一日奮然曰窮經以明理爲先聲律徒窘束人  
耳閱故書得張氏春秋通訓日探月索隨悟書法大旨  
後與高元之邊養晦爲師友磨妍叩擊經義益明淳熙  
己未迄戊戌肄業上庠窺所未獲月試嘗爲經士首文  
聲遂肆乙巳魁上舍拜安慶教授丁未賜進士第授常  
德郡教授郡自熙豐建學祇存敗屋數椽而廩無留粟  
庫無留錢者非一日也公慨然曰學必先養而後教世

乃二三可乎哉。遂搜括隱匿得夙逋於散亡之籍不暇以勾稽爲嫌躬親蓄租甫期年積贏羨若干遂撤朽腐而增築焉。凡養士具次第更新課試一如太學而文風濟濟矣。郡守彭公漢老庾使彭公演梁公季秘交薦之秩蒲再調監行在激賞庫所和糴場以母喪不赴乙丑參選一夕夢金甲神來告曰汝當刑足公問神曰吾何罪至此耶及授監行在場門始記夢中語乃左傳閻人刑足事也嘉定乙巳蒞事檢覈弊倖出納維允揚門臨



大渠歲久石壞甃不完密往來者苦之公市木輦石路  
用砥平外護重欄行者稱便其經役之費蓋月有茶湯  
錢銖積寸累而辦未嘗取諸民也轄長唐公彪晦嘗示  
公以湘潭二風儒語孟解謂諸老互求品題其於道德  
性命之蘊各立新說自相異同公曰此正孔門講學互  
相發明意也遂印正於攻愧先生取游夏本末之論及  
問交之說推原講究盡得其意舉以語唐唐憮然曰四  
明講學如公源流遠矣公自奮身銜選登名仕版間閔

棲遲荏苒二紀塵視榮利無役役求舉念聞者皆曰羅  
君年少場屋聲名籍甚與顏叔堅易彥章相頡頏今墮  
常調爲之嘆息外府趙公首剡宗室削繼之事上書推  
薦遂通籍班見改從事郎授親民牒五年改宣教郎知  
宜興縣事縣浙右劇邑素號難治上供錢米逋負積十  
餘萬命下之日競爲公憂公曰郡邑財賦不在官則在  
吏得其要非難也至則稽考本末具見故實月解夙逋  
袖手而足又以羨錢爲五等分戶代輸一振起之彫縣

立壯公外若巽懦而中實剛果人不可犯初至訟獄林起每受詞動以千計公據案立剖情得奸露皆相戒引去曰羅君神明也誰敢復言訟乎有發婦以嗣產訴伯不公者公曰分產立嗣國憲具垂遂論如法衆咸稱決焉開禧以來楮賤不行朝廷方議更法籍不用命者有司奉行太過至以一二錢直沒產千萬公惻然曰積累之難沒入之易民其何辜有告者卽委曲平決得保常產以全活者甚衆邑種大麥自輸馬綱外悉委棄之公

遵月令勸民藝麥遂增創庾廩聽民有餘稅用麥代輸  
積僅二年得二萬餘石後值歲凶出以糶濟民不病飢  
八年乙亥春夏閔兩河流盡竭公募民開溝深三尺許  
引太湖水以滋灌溉蒔不入土比邑皆然而宜興獨藉  
水澤之利百穀用茂焉九年八月飛蝗爲災庶奏艱食  
公議截上供米以賑飢民司儲者難之公毅然曰昔越  
守有以擅發粟得罪者今留綱運以活陽羨之民得罪  
何辭時活飢民約十九萬戶常平使者疑有溢濫欲汰

去之公執曰此皆實數不可減也減則慮有餓莩矣後  
百萬倉撥米七萬石公念搬運之勞請以綱米兌支兌  
支不給聽縣支畫足之奏上卒如公議當是時也民有  
流離者公創屋以安集之而燠休之具必備民有疾病  
者公召醫以攻治之而甘苦之劑必親又紉故楮爲衣  
俾給寒者計畫精詳惠利周洽縣有壁記自大觀距公  
書代者不十人而惟公之績獨居最焉十年秩滿入朝  
丞相魯公召謂曰聞君邑事清辦吏民宜之政在得人

於君始信嘉嘆者久之除國子學錄時有執政者見公  
祖塋山水嘉麗欲威脅而得之致書于公公不屈答書  
甚勁聞者偉焉十一年十一月改太常博士陞對論邊  
防利害謂孝宗選將練兵儲糧備械未嘗一日不在恢  
復無機可乘齋志莫就今上天悔過遊魂假息命在朝  
夕乘機擣虛如拉朽耳辭甚懇切次論和糴之非大要  
以便民爲主欲令郡縣參酌事宜禁戢貪暴俾遠近各  
得其所而已上皆嘉納十二年七月除宗博士時朝廷

崇麟趾之化。創建宗庠。公任其責。始於版築。終於丹雘。銖計寸較。奸緝而實覈。役煩而費省。迄今輪奐。炳燿孰不知公之經畫耶。十三年九月。加朝奉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十四年正月。除秘書郎。仍兼二王教授。時寶王來歸。大舉慶典。公在館中。語諸公曰。八寶九寶之歸。崇正覆轍。厥鑒不遠。今三邊未靖。柰此重費。何少蓬鄭公性之聞。公言。矍然嘆曰。寶王之來。希旨者相賀。而公獨以爲國憂。可謂忠矣。旣而復當陞對。首言天命人心不

可常恃因引海上之盟郭藥師之變以竦動上心直聲  
著聞朝野竦息十二月除著作佐郎十五年六月仍以  
本官兼屯田郎十一月陞對論箕子九疇之叙取五行  
生剋之說陳古規諷謂本朝以火德王天下不當使水  
剋火今水災橫流此剋火之漸也聞者指爲至論皆曰  
後凡言水災者不過是矣尋改著作郎兼權倉部郎力  
求補外章累上不報十六年除福建常平使者閩中誣  
訟成俗鬼設神施積三十年卒莫能革公始至一詢立



辨舉無遁情衆相顧失色曰其知之素耶後遂滅跡秋  
冬大水公駕輕車無地不到野宿山行與父老相咨諏  
盡得饑狀而賑卹之戶口獲甦咸無飢色十七年夏仍  
苦久雨溪流衝突民多升屋而號或隨波而溺公命編  
桴筏拯救之中流獲援者萬計隨出粟賑卹焉頻年巨  
浸以來昔號殷富者調度亦慮不給計戶輸米以楮代  
石折一千有科至數百石者民甚苦之遮道訴公公曰  
周官荒政安富爲先今富者食尙告匱安能與官爲市

乎遂奏罷之百姓舉首加額誦聲如雷是年八月  
寧宗疾大漸公聞之方食廢七筯起哭及聞

皇上御極又以天下得人爲喜愛君憂國之誠出於天性  
非勉強也寶慶改元正月改除江東刑部使者上章乞  
祠不報時番陽軍政久弛公重籍禁兵旬日習戰季終  
較其藝而等差之仍設賞格以倡勇敢人咸自奮立見  
精銳焉獄囚來讞公念死生定於瞬息殫思覈實深防  
冤誣朝至暮決罔有留滯南康稅法甚酷每歲郡守容

捍卒浮小艇於江上望見風帆遠來亟飛棹直前不問  
所載多寡恣意需索有一舟至數千百緡者稍不如願  
卽拘停累月公行部至南康首下令戒飭中流不得遂  
稅次籍其額揭以板脩刻科條利害永示成規商旅歌  
舞守欲寬其禁陰遣賈人賂公公正色却之約束愈嚴  
番陽未嘗鬻鹽有黠吏獻議於守更法興利守從其議  
由是司鹽者困而官擅其贏舟運不通民乏鹽數月公  
聞之召首事者笞而流之遂復初征井邑稱快有世家

之後怙勢橫行聚輕悍少年頗以鬻牛伐山爲事衆共  
嫉之訴於公公盡捕其黨分隸他邑懲其尤者數人復  
念衣冠之胄不忍痛懲以法勸令就學開其自新其黨  
隨感悟卒爲善士焉至其總持條綱自庾而憲矯矯難  
屈閒嘗語人曰吾平生守一清字疾貪如仇部察有職  
污自營者惟恐公知知必劾之其所薦舉率出至公毫  
髮無所假借於人也吏以賄露論亦如律蠹剔奸戢所  
部肅清番陽爲之語曰前葛後羅一臺二妙葛今叅政

邨也三年五月被旨入覲授國子司業自楊宏申編竄  
之後監規寢廢士氣漸衰公欲振起之習故者以爲憚  
公山立不移鼓舞作興曲盡其道成均頽弊煥然一新  
始之憚者坐見其效卒見歎服焉公達時知止以盈爲  
懼屢上章乞祠不報十二月加朝議大夫宗正少卿直  
顯謨閣公曰乞閒吾志也豈爲市恩地乎求去益力上  
不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時皇族請託橫行營私滋甚公  
上疏論罷之疏累千言聞者慄慄六月六日感風濕疾

甚復乞骸骨上始允之命以本官特授慈谿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王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致仕公器姿恬  
肅操履純白以國勢安危爲已休戚以賢才進退爲已  
屈伸以生民利病爲已憂喜精忠勁戚無諂容無諛色  
雖居常不爲詭異行而終身亦峭直寡合勢所滄滄處  
以艱貞人所逐逐鎮以安靜學究淵源不止尋章摘句  
已也論古今事具端緒嘗爲宗約以訓子孫累數千言  
見者咸遵服其作書也筆畫端重暮年尤勁文無汎辭

理趨獨到閒亦攻詩嘗賦武夷一律飄然有物外之思  
讀者知爲德人語也吏術通練出入世故尤邃於法無  
分寸私事有糾焚群眩莫解者公奮志直之雖讐弗避  
人莫敢干然不樂公者衆而卒敬畏之也璠林玉樹一  
塵不容葉葉清風所至凜然故正大敷於廷階蹇諤沃  
於帝心惠愛浹於民生挺群芳而橫絕抱素節以高寒  
麟鄉之命方頒鴻舉之志益決或者曰此去橐一級耳  
曷少需之公曰在易之艮時止則止吾年衰志困不止

可爲假舟東下神閒氣舒可謂識高而見卓矣嘗於所  
居南軒營別野爲歸閒計桃梅葩卉相間對植扁曰群  
芳其藏書之室曰經訓菑畲遊息之所曰小菟裘堂之  
後復厥一亭脩竹成叢名曰萬綠公性友愛兄弟五人  
義均臂指少長怡然互相師友嘗感蘓穎濱與子瞻有  
早退閒居之約中秋寄詠愴歎別離另築一室名曰塤  
篴將求閒亟退觴詠其間追跡二蘓以樂餘年也不幸  
三有脊令之感及休告推仲兄無恙鶴髮相親掩映泉



石猶念雁序彫零每懷耿耿用之辨之二墓皆公自誌  
有夜雨對床宿志莫償林下之約久負爲憾等語皆公  
至情之所發也大圭歸自湖湘尙得挹公粹容聆公備  
論時亦以疾聞矣及叨恩曹盟訪別南墅猶能扶持置  
酒方期服藥有瘳相從於翠紫洪濛間而遽以計聞嗚  
呼痛哉死生之際大矣顛冥憤憤者舉世皆然而超脫  
了了者其誰能獨公嘗謂家人曰吾寄身天地一浮漚  
耳陰陽之氣散不復收遊魂則聽其所之是真不以死

生汨所養者疾漸革謝醫絕禱澄神凝思密書十餘紙  
藏諸篋中既殯啟視遺規垂訓燦然典刑戒喪禮務從  
中制棄斥佛老不欲蹈世俗之習正言格論無纖毫舛  
錯非學力所到不能也忽一日披襟整裾曰吾死矣吾  
死矣遂端坐而逝曾子啟手足之意其庶幾乎此紹定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四娶同邑孫氏  
封恭人先八年卒子叔衡早夭叔衍迪功郎新彬州桂  
陽縣主簿女三長適宣直郎仙居縣主管勸農公事姜

燦次適大圭次適望生孫光性適大圭者在孫男三季  
莊將仕郎如璧季蕃早亡孫女一始奉直君卜兆于金  
川之剡畧謂公曰剡畧龍山地脉融液汝可卜壽藏庶  
九泉之下得與我相依倚也嘉定辛巳遂舉夫人柩葬  
焉從先志也叔衍將以紹定庚寅三月巳酉奉公之喪  
而合窆謂大圭曰先君行事不可無紀敬遵治命請爲  
之狀大圭婿也夫何辭公立朝大節出處大致如霜空  
皎月片滓不留風露綽約不覺淒淒襲人清姿素履咸

所起敬而固以屬大圭者豈以久登公門庶幾無諛辭  
溢語足以道公之心懷與是用不揣蕪陋備述梗槩求  
銘宗匠揮涕而筆哀不能文紹定三年春正月宣奉大  
夫吏部尚書婿何大圭狀

贊先生像

身歷四朝宦膺三世侃侃乎剛正之辭挺挺乎直方之  
氣下僚不能屈其身膺仕不能移其志公非疾風之勁  
草中流之砥柱與

宣直郎主管勸農公事婚姜燦贊

附記

北朝魏主太武間有羅結初以河內鎮將遷侍中外都大  
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  
甚見信用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  
詔聽歸老賜大窰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號曰羅侯城  
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

出魏書

羅江羅先生集略跋

有宋羅仲舒先生朝爲名臣家爲孝子鄉爲儁彥官爲循良嘉言善行標史牒載家乘者世遠什不一存誠嗣服之遺憾也羅氏多聞人無邊圖及泊十四世孫天德淹貫諸經旁搜群籍志切亢宗而數竒未逮因竊歎曰表章前列惡得以窮達爲行止哉於是遍詢博採得什一於殘編斷簡中而分爲八卷募工壽梓以廣其傳爲後學模何其鴻且遠耶予獲覩是集莊誦再三見其雅

辭直議義問仁聲洵乎皆順惠侯之邃緒而豫章氏之  
真詮矣韓昌黎曰莫爲於前雖美弗章莫爲於後雖盛  
弗傳如先生之正學見諸躬行不可謂無所爲于前如  
天德之積抱見諸纂述不可謂無所爲于後孫繩祖武  
美盛俱熙不徵羅氏之有人哉追思余祖諱保高廟時  
歷官侍郎純德懃行吐爲文章不可槩述其大者有定  
四明鄉飲儀式勅頒天下做行有論夏少康至唐肅宗  
得失爲中興龜鑑高廟稱賞親爲製序又有文集三十

餘卷今皆散逸無全書矣余幼時亦抱天德之志而竟  
勿克成豈特輸君一籌乎亦足以驗文獻之存亡有遇  
有不遇而祖德之顯晦有幸不幸也

同邑後學林壩子和謹識

附記

史君羅向廬州人貧甚不事產業常至福泉寺隨僧飯焉  
力學不倦二十年後持節歸里至僧舍中書於壁曰二十  
年前是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



杉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  
琉璃殿唯有泉聲愜素機

出監戒錄

開平元年梁以錢鏐爲吳越王鎮海節度使判官羅隱說  
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柰何交臂事賊  
爲終古之羞乎鏐以隱始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  
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羅江羅先生集略後序

嘗觀宋史彌遠挾威福以傾天下天下善仕者皆出其門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役役然若青蠅之觸曉窓而羅江羅公與彌遠同登甲第則此竈尤易媚者廼終身淹淹下僚人品可知已且人之遭蹶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公自紹熙慶元嘉泰以至寶慶紹定間敎歷三朝摧創至六七言寧不用不敢容嘿以避權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阿世身寧終廢不敢

苟且以趣時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凜乎如匣劍之蘊  
廉利至于陳告敷宣肝膽畢露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  
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此豈一時憑氣激昂者能哉人  
情憑氣激昂賣直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  
而啟釁端廼公于功名之際不自表暴任其去來遲速  
如渚鴻之忘機械而自矢則冰標雪操嚼乎不緇而不  
磷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殫力  
以捍社稷使天下之重繫于一人而已不與公其庶幾

乎抑予又有感焉。當其時彌遠，使能用公，不忍棄祖壠之書，必不聽蒙古歸地，以招繫囚獻俘之恥。理宗使能用公，罷皇族請託之疏，必不任三凶四木二大犬以貽狼巢熊窟之羞。是公非一人之人，固宗廟社稷之人也。豈小補哉！公往矣，公之裔孫天德博學而力古雅，與余侄之奇輩善。今集公之畧，將壽諸梓，以藏于家，而乞予言。予曰：蹟公操履，取取繪人心目，世將冊而傳之，豈特可藏之家也。不惟不徒家藏，故予語亦不詳于家而持。

舉立朝大端于末簡以補名臣言行錄之所未備云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叅贊機務前吏部左侍郎吏部尚書致仕

澄江劉光濟謹

四十自序

人有不可一世之才必有自求聞達之意蓋三代而下恐  
不好名吾豈敢謂余無求聞之意乎若陳子昂之破琴唐  
山人之畱瓢汲汲然叫號以自見其志亦足悲矣余有經  
邦濟世之心抱實心任事之畧秉性不阿恥爲脂韋態輒  
以其所志之事形諸著述幾乎等身宜可以問世矣然則  
世豈無蔡中郎之於仲宣韓退之之於長吉其人者乎乃  
行年四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不得一展其志而當世且

未有聞焉何其志與時違耶使其得時則駕折衝樽俎之前謀議廟堂之上三門四種辨析無餘三宅五流整齊獲一行見德仍丘井草臥桁楊豈非大丈夫得意之秋歟何強仕既登而猶使之抑鬱不舒其志如破琴畱瓢者之所爲信可悲矣其孰使之然哉雖然繼自今以後又安知不有名公巨卿如中郎退之其人者出仲宣長吉於隱鱗戢羽之間而大彰其聞達也耶歲甲申暮春二十有六日董山多憎子梅峯氏序於尚志堂

息釣圖記

羅岑

世之托跡於釣者置身物外名利偕忘惟江上之清風山  
間之明月相與遨遊於一世而已而詩人則曰江湖滿地  
一漁翁此又何說耶噫我知之矣漁翁之釣在魚江湖滿  
地之釣不在於魚而在於名與利釣魚者止一漁翁而釣  
名與利者卽千百世以上與千百世以下之人無不盡皆  
然也釣名者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釣利者自百而千自  
千而億萬甚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亦有蹈於此轍者不



可不知戒也三代以上有釣名者有釣利者尚有分岐今則世風日下釣名者亦罕見矣彼掌閣上之絲綸以至一郡一邑之宰誰能以名爲重未及下車先詢錢穀之多寡甫膺民任卽顛倒是非民冤莫訴惟利是慕專闔外之威權以至千夫百夫之長孰能以利爲輕未及赴署預計戰守之有無一充兵牧卽侵欺虛冒兵艱莫呼厥名奚顧此釣名而弋利與獲利而敗名者蓋比比焉下之庶民逐什一之利以前凌後以僞亂真此釣利而有獲有不獲者予

姑不深咎抑亦不暇咎也江湖蒲地一漁翁不信然哉客  
有疑余者從而嘲之曰君亦嘗應試以求售非釣名乎請  
纓以草檄非釣利乎且何不併竿而投之而猶設此不忘  
乎竿隨不忘乎釣者君非托於息以巧於釣乎余謂不然  
前此之應試求售者似乎釣名而實非釣名也世之釣名  
而弋利與獲利而敗名者吾則反之而以實心行實政欲  
登斯世於衽席後之請纓草檄者似乎釣利而亦非釣利  
也吾之屢困場屋未獲一遇際此家貧親老不求升斗之

精恐非所以事吾親也。吾惟潔已奉公，生爲直人，沒爲直鬼而已。他復何求哉？余今將五十矣，知非者此時也，知命者此時也。名固不可得利，亦不能有也。將投之竿而老於巖穴，以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相與終始已耳。哲人知幾行則時，乎其行止則時，乎其止持竿而息釣者，使人知我前此亦爲釣中之人，而釣之有獲有不獲者，余蓋自信有命存焉，非釣之可得也。故今之息釣者，以保厥真息釣而猶持釣之竿者，將垂示乎後人。

建祠議

貴岑

漢選仁人也具孝思披忠膽重建二賢祠余甚敬焉以二賢祠而立九世以下子孫之木主余又甚惑矣羅氏久無宗祠以二賢祠而稱爲宗祠先代旣錯於前而今人復踵其後烏可不爲之致辨耶試觀一堂之中上不及發源之親而延孝子張公居首位將九世宗鄉公居次位下令羅氏子子孫孫拜於堂下在孝子公留之不得去之不可蹙蹙靡寧矣矧春秋祭祀與吾祖並坐受獻神其享之乎以

情以理無一而可是舉也可稱有功於二賢祠不可言有益於祠堂也不出百年仍作茂草矣木主之不必添立也宜哉異日者待我子孫仰體吾志不必遽登科甲稍有千金便可獨創一祠爲吾始祖以下至二十五世爭光矣焉有借公祠而立羅氏之木主乎如或不能雖子孫之不肖亦祖宗之無靈也何怨之有以漢選建祠之有異故特筆之於譜以俟後之有志者

詞婉氣壯堪與復史相書並傳

改建祠堂議

貴岑

古之聖王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  
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  
其親不敢不盡也稽吾發源自祝融開國歷唐虞夏商世  
承其緒至周春秋爲楚所併子孫居于長沙卽以國著姓  
焉嗣後遷住各省而江右人文最著故名豫章郡唐僖宗  
專事遊嬉而田令攷蠱惑君心吾始祖大司馬令則入府  
君力諫被黜廣明元年黃巢陷睦府君挈家自桐廬而隱

跡旬餘招徠民人講學勸農而漸致望族二世祖六府君  
爲吳越王節度判官說鏐舉兵討梁十一府君爲吳越王  
丞相知東府事封昌功伯三世祖仁達爲慈谿縣令著有  
德政仁紹爲金吾將軍廟在霍山五世祖立道爲明州司  
馬七世祖宣義公諫沮蔡京服官三十二日而罷後高宗  
駕幸明州出粟勞軍復授通議大夫禮部侍郎封慶元郡  
開國公八世祖安中從學胡安國先生道學真傳勅贈齊  
安郡公又名黥者簽書樞密院事爲一代人物及其卒也

來趙汝愚帝前之泣九世祖宗鄉公諫罷皇族私請忠直  
丕著封慈谿縣開國男十世祖諱叔韶任建康節度推官  
清正自持叔符爲建康大軍庫使秋毫無取建康士民稱  
爲難兄難弟並祀不朽十六世祖舜言府君爲鄭州判官  
聲名顯著上書請封始祖爲順惠侯是列祖之豐功偉績  
並立天壤烏可不建諸宗祠以聚祖考之精神也耶矧嘉  
德廟係閭里共祀之處蘆山寺之羅侯祠被孽僧恒宗所  
毀雖家各憲于寺傍置有木主究非祠祀有志子孫深爲



隱痛焉。二賢祠以唐和州刺史張公之孝與吾祖宗鄉公之忠並祀，俱非耑祠也。明矣。所以坍塌三十餘年，基長大，木神像淋漓，無人修葺者，蓋爲非列祖之宗祠故耳。今羅氏子孫內有好義者，咸思重新而謀諸漢選，固知此祠非漢選不能勝任何也。他人因公而濟私，漢選則潔已而奉公，所以人皆悅服而祠祀自然有賴矣。然二賢祠在往昔則爲里中所共欽，而在今時則爲羅氏所獨創，不妨因微而著，顯從舊而更新。中堂上供始祖二世以下之神，聰東

首則奉二賢之舊蹟西首並列元順帝勅旌同居耆德之  
五老庶羅氏有專祠二賢無廢跡五老有同光矣一轉移  
間從舊而更新由微而及顯不失先王復古復始之義是  
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非特列祖在天之  
靈爲有憑也卽後之子孫代謝之主咸有歸焉而羅江之  
地靈人傑不因祠而愈著也哉請以此爲修祠之記云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嘉平月吉旦

附續對聯

及事未能酬祖德 劬勞難報親恩重 持竿思世用

追思方覺爲孫謀 懷抱未伸子職違 息釣養天機

道在子臣弟友 彩雲常入夢 談笑皆至理

心存正直公平 玉燕正投懷 往來悉親情

生我者雙親成我者寡妻喜見兒孫統膝烏能不痛

養我者上帝疾我者下士幸賴衣食資身焉得不修

半榻王謨帝典 宋勅公侯第

一庭明月清風 元旌耆德門

如此作第  
可嘆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論

羅岑

今夫挾策以干人者貴中以君之所好而又隱其所以致之之名中以所好而後我之進說也有因隱其所以致之之名而後我說之入人也無迹此其間莫不有術焉得其術而善用之既無虛發之虞且有相投之益談言微中舉國以從古之人往往於立談之頃而取卿相者夫固非無術以處此矣吾於吳起之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而不禁想見其挾術之工也夫吳起衛人當其與母決時謂不取

鄉相不入故間其志固已大矣及其學於曾子與聞忠恕  
之傳時凜淵冰之戒則其爲儒服也固宜夫服儒服則先  
民是程古訓是式似乎宜誦儒言服儒服則周旋中規折  
旋中矩似乎宜敦儒行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儒名而墨行  
尚且不可柰之何儒服而從事於兵揆起之心以爲今之  
時何時耶秦虎視乎嶠函楚憑陵乎江漢齊爭王于臨淄  
燕稱雄于易水而韓趙魏又各保釐于雲中上黨安邑之  
間固無日而不相尋於兵革也士生其世而欲徒守其師

說執而不變禮義以爲干櫓詩書以爲甲冑鮮不爲有識者之所笑矣矧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却萊墮費吾師之師固有先我而爲之者然則折衝禦侮謂非儒生事乎故韜有六也吾揣而摩之畧有三也吾習而傳之伐有九也吾尋而繹之今而後得與孫武齊名足矣然而古來用兵自阪泉涿鹿以還未有舍機以爲兵者帝之兵仁機在舞干而格王之兵義機在因壘以降五霸之兵譎機在倭而相伐七雄之兵詭機在慘而相殘若夫儒者之兵固非陰

謀詐術之所得而與者也于是乎本之氣機以鼓其勇因  
之地機以據其險假之事機以攻其隙任之力機以適其  
用凡此者皆兵之所有事也皆兵之所有事皆吾之所挾  
以爲進說之資也今之諸侯王誰爲賢而能下士者誠得  
吾說而用之可以百戰而百勝矣而魏之文侯洵足以語  
此雖然文侯以卜子夏段干木爲師似乎好儒者侯而好  
儒吾不可不以儒服往見嘗以樂羊子西門豹爲將似乎  
好兵者侯而好兵吾不可不以兵機往見本鳴鑿佩玉之

容寓枹鼓援鉦之術行采齊肆夏之法代止齊步伐之施  
庶不至持方枘而入員鑿矣故儒服尊師教也明不忘所  
自也兵機出已見也示不負所學也當是時文侯雖逆情  
飾說乎吾恐聽之娓娓而不自知其席之前矣然則起之  
儒服以兵機見也謂非中以君之所好而又隱其所以致  
之之名也哉漢之酈生入謁沛公衣儒衣冠側注方且謝  
客不見及其按劍叱使者而沛公遽輟涉足延入置之上  
坐非祖其術而行之者歟



望之如雲綃霞錦讀之如玉振金聲按之如行雲流水  
繹之如獨繭抽絲機圓法老意到筆隨知爲海外蓬瀛  
非復人間丘壑

紫雷選評

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論

羅岑

晉室之陸沉也。中原其無人哉。起於王夷甫之清談而劉  
伶諸人又且營糟丘以潰其流焉。由是羣心鼎沸。諸王樹  
兵。以至英雄之儔乘釁而起。昔日羊車競寵之地。竟積爲  
腥風苦霧之場。舉目江河。能不痛哉。雖然。吾終不敢爲中  
左無人也。祖士雅聞雞起舞。及其渡江來也。中流擊楫。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思。嗟乎。此非真心報國而能然哉。自是  
一擊一驚心也。其波流之曲也。似吾練國之腸而九廻其

百谷之朝也又似吾戀闕之心而尊主也由是一擊一動  
念也其疾流之下也似吾滅賊之志而百折不回其波聲  
之洶湧若鬪也又似吾對敵之時而劍戟相搏也由是一  
擊一傷懷也山映水而成碧亦疑爲立馬之峯而劍氣遠  
橫風觸波而成響又疑爲銅焦之警而投鞭欲斷也由是  
一擊一愴情也新亭之涕豈鮫客泣淚之珠望空斷於日  
南荆棘之駝寧瓠子奔流之馬志徒迷於天北哉故晉已  
爲瀚海之波逃猶欲啣精衛之石晉已爲濁流之濟逃猶

泛弱水之舟晉已爲驪宮之睡逖猶欲補媯氏之天晉已  
爲泆水之堤逖猶欲止蘆灰之斷蓋寧忠而見謗毋空灑  
淚於長沙寧任而見疑毋徒沉寃於湘水寧激而化子胥  
之濤毋聽滄浪於漁父寧忿而試博浪之椎無思蓴鱸於  
江東至今想其中流未濟風淡雲低楚水長兮湘岫遠吳  
天隔兮潮聲悲蘭槳擊兮夫臣何在三江渡兮茲敷難期  
英雄之淚不長與悽雲愴雨並滴千秋哉向使晉能盡其  
用而授之以可爲之地益之以共濟之人則當日運甕者

有心絕裾者有節相與戮力王室則在彼牧馬之念寢而  
在我行酒之恥可雪矣奈何處以豫州之地旣不足以據  
天下之險譙城之守又不足以統天下之柄雍州之事領  
以戴淵復不足以謀天下之業遂使志士賫恨以沒恢復  
之懷空付之千古江山之夢而晉自五馬渡河之後遂偏  
安江左不能復振可勝痛哉

層次如萬壑之濤奔注如風逐之波至其映帶巧妙悲  
壯淋漓令人擊節嘆賞

生元說

羅岑

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天之有陰必有陽其理同也其情一也今人惟知求生而忽於謀死此蓋扭於目前而因循以忘之耳釋氏知生死矣示人悟空可以成佛老氏知生死矣令人守一可以登仙然佛何常不死托名涅槃仙亦何常獨存故稱羽化從未久畱於世惟我

列聖相傳之道始爲盡善而無弊禹時黃龍負舟舟入水懼禹曰生寄也死歸也視龍如蠅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而朱子之註則曰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大哉聖人之言其斯爲萬世生死之訓矣今人不知汨於利者不  
溺於色者有之貪於富貴者有之夫人有所欲卽是私也  
私意蓄中而求其生并忘其死矣寃之汨於利者死於利  
溺於色者死於色貪於富貴者死於富貴及之危在旦夕  
尙不知死而求醫問卜迄於無救未幾昏亂如同鳥獸茫  
無知覺問其生寄死歸不知也問其生順死安不能也至  
於死之後而子孫或延淄衣或請羽流乾棗蛭菓妄邀佛

度哀乞靈吾恐未當也平日不知生之道而昧於死  
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子之所謂聞道者卽子臣弟友之  
大道也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婦死節爲士死義死卽重  
於泰山矣幸無臨變之事而一生不欺一念不私內清  
其心外潔其行生寄死歸順受其正無桎梏之憂無巖墻  
之變斯則聖賢大德之道吾以之自勉敢以之告人而何

莊子梅峯世皆目爲常人也初無所異



問身體力行故其所作多明心見性之

涅槃羽化之異一以聖道爲宗

人能聞道雖死猶不能聞道雖生猶死也古來忠

臣孝子志士仁人雖亡過千百年而其精神事業常留

宇宙炳若日星此所謂身能朽而道不能朽耳彼世之

役役於財色田貴者聞吾友之言可作一帖清涼散矣

昔人讚孔叢曰仲山通達卷舒無常屈身斲役挺秀含

芳吾以之比梅峯其庶幾乎

諭子孫讀書歌

梅峯氏

諭吾三子之子孫吾遵聖賢訓忍耐是修身世人都欺我

只因命不辰讀書未出仕寄跡任苦辛二老俱垂白從軍

只爲貧每日以書案經濟未曾伸舉目看冷暖世事不堪

親處處多鳥獸何常有德鄰居家如兄弟田產不能勻房

屋俱讓盡手足始全典得他姓屋婆媳心兒毒子女不

知訓愛之如禽犢物不肯還反恨與不足自己不成成

只道人孤獨口中哭夫君心裡藏咀囑吾知忍加加斗斗

亦是福可笑同伴人端權自利役步步留精神暗氣多勞

碌我老被兒作書意書案牘安分被人欺覆盆冤何厚

我子孫賢詩書勤子清白起家聲忠孝食天祿卜得姓

名香鳥獸皆愧服快哉克家兒祖父諄諄勗

莫考妣仙詩文曰罔極之恩惟天可則追遠之誠與時

俱惕途此嘉耳敢申孝憶雙壽合臨寸心悅懌壽以年增

福垂奕葉稱似鮑陳筵報德仰祈鶴駕來享來格佑我

後人貽我燕翼大慶在今孺慕猶昔音容宛然不勝愴惻

世多講理學而未及禮樂豈禮樂可忽乎今觀祭丁奉  
旨頒行六佾樂尊崇大夫祭宗廟士祭其先亦有四佾  
二佾之制簋豆樂器俱存竟置不行動以優戲爲之甚  
矣鄭聲之入也如此特集樂歌以俟後有志者行之  
大哉祖宗振起家風約訓垂後惟善是崇典祀有則精  
神並隆靈其來各昭雍容迎神歌

陰佑子孫人文並興采帛具東

曲

聖是聽  
奠帛歌

正樂以崇時祀無斁清古

幾昭格 初獻歌

瞻之洋洋靈其寧止酌彼金罍惟

惟三鞠躬致禮 亞獻終獻歌全

豆在列以祀以享既芬既潔禮行樂成人

又之率由無越 徹饌歌

端肅禮樂雖隆難酬鞠育鑒斯微誠靈

明禋斯終降爾遐福 夾帛送神歌全

